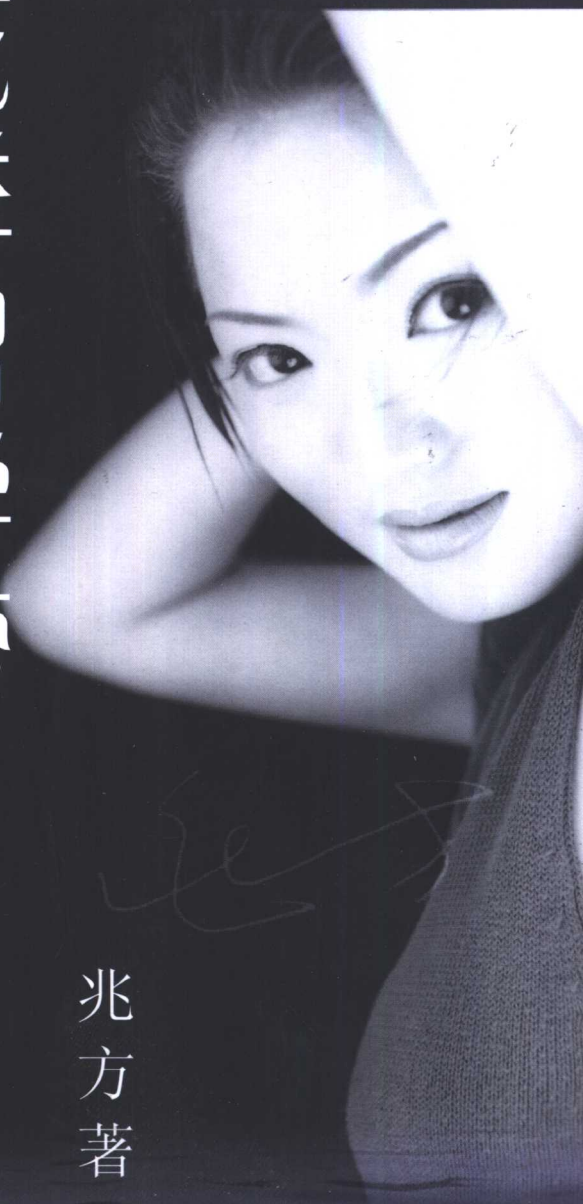


花季留学梦

兆方著

——一条与众不同的留学之路
A ROYAL ROAD FOR LEARNING



花季留学梦

—— 一条与众不同的留学之路

**STUDY ABROAD:
A DREAM OF A BLOSSOMING GIRL**

A ROYAL ROAD FOR LEARNING

兆方著



责任编辑:任正平

封面设计:周筱刚

技术设计:吴向鸣

责任校对:熊相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季留学梦:一条与众不同的留学之路/兆方著.
—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
ISBN 7-5365-2846-9

I. 花... II. 兆...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041 号

花季留学梦

——一条与众不同的留学之路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锦祝印务所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 8.125 插页 6 字数 174 千
2002 年 8 月第一版 200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65-2846-9/G·1375 定价:18.50 元



兆方，女，1980年2月生，1998年高中毕业。高考前夕报名外派劳务去了新加坡，在一艘邮轮上当服务员，日夜漂流在茫茫的大海上。1999年1月赴马来西亚，成为英迪高等学院与英国赫特福德大学联办的“双联课程”留学生，攻读英国赫特福德大学市场营销学学士学位。

花季留学梦

Study Abroad: a Dream of a Blossoming Girl

—— A Royal Road for Learning



Le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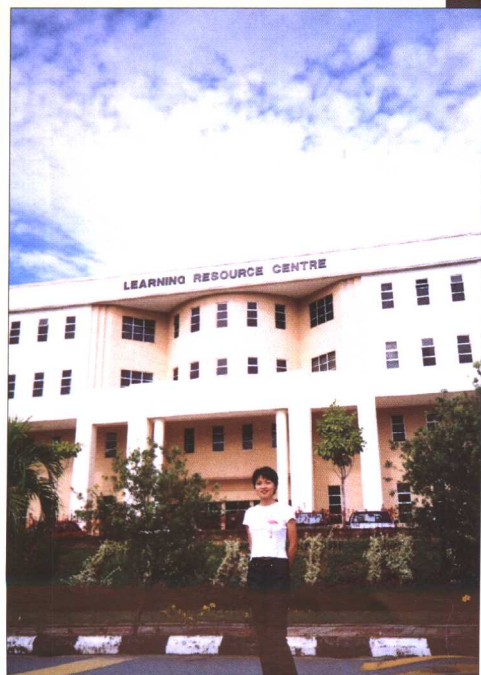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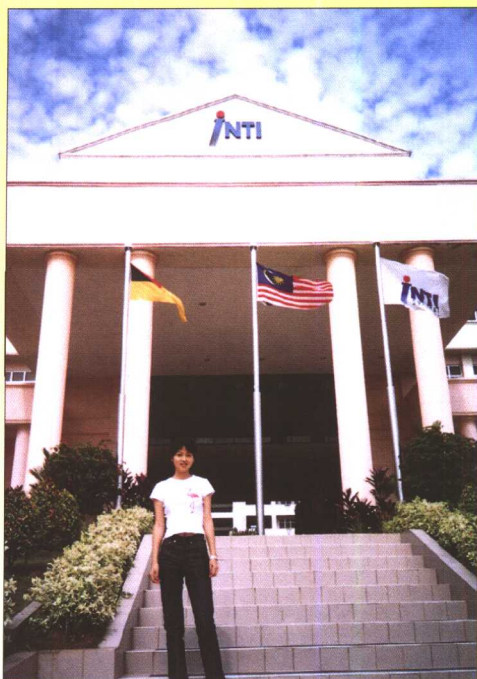
HJLXM



漂流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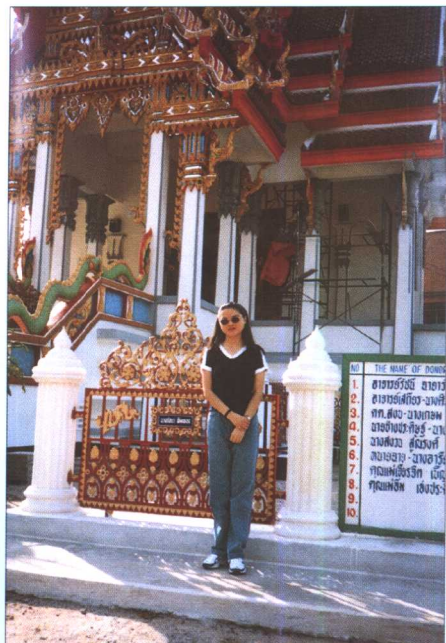
校园掠影





课余生活





异国行踪

HJLXM



中学时代





头天晚上刚刚从成都回到吉隆坡的学校里，第二天上午就接到爸爸从成都打来的电话。爸爸在电话那头的话让我很出乎意外。他说：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要约我写一本关于我出国打工和在马来西亚留学经历的书。

“让我写书？”我一愣。“没听错吧？”我又追问一句。没错，爸爸说得明明白白的是让我写书。我的脑袋里“嗡”地一股热血冲上来了：我毫无一点思想准备，我也不是那种有生花妙笔能出文章的人。于是，我对爸爸说：“我怕不行，我从来没有写过书，也不知道怎么写书。”爸爸说：“凡事都有第一次。你‘没吃过猪肉，难道还没有见过猪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写过那么多年作文，不会不知道写书是怎么回事的。”我没有了遁词，只好说：“让我想想再定。”但是我的心里是不踏实的，一点儿底气也没有。

没过几个钟头，又接到成都来的电话，是出版社的任伯伯打来的。他说他从侧面了解到了我出国打工、留学的故事，感到很精彩也很有意义；他说太遗憾，要是早一天跟我爸爸联系，就不会错过这次在成都与我直接面谈的机会。因为是国际长途，不几分钟他就很简洁地把书的意图、内容和要求都说了，要我不受拘束地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他说得简约明了，我也听得明白清楚。他的意思是说，“你已经爬上了屋顶，请把梯子递下来给别人”。于是我只好说：“好

吧，让我试试看。”

屈指一算，我出国已经是五个年头了。每次回国休假，都有不少人问我关于出国和留学的事情。有同学、有朋友，有他们的爸爸妈妈，有时候还有一些同学的同学和朋友的朋友之类我不太熟悉的人。大家都问我一个几乎差不多的问题：说说你是怎样实现你的出国留学梦的？我常常被问得脸孔发红，手足无措，不知道说什么好。

现在大家都把实现了某一个目标说成是“圆了一个梦”。圆一个“出国留学梦”，更是成了有可怜的中学学子的人家梦寐以求的追求和津津乐道的时尚话题。

说来也惭愧，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我开始做“出国留学”梦的？不过我想，至少在我高中毕业以前是没有做过这一类梦的。首先是因为那时候中学生出国留学虽然有，但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炙热；其次，对于我来说，白天清醒的时候，我还不至于糊涂到去做这样的“白日梦”：这对我完全是不切实际和毫无可能的。夜里睡着了，我也从来没有梦到过。我的梦里有过神仙怪兽，也有过天堂地狱，却怎么做都不会做到出国留学那里去的。这也许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吧。

实际上，从我自己的内心中挖掘，是我的自卑心理在起作用。我觉得这种“留学”梦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做的，虽然我也读到过和听说过一些中学生出国留学的故事。我十分羡慕和崇拜他们，也不时暗暗想过要学学他们。我已经记不清下过多少次决心，做过多少次计划并努力逼迫过自己付诸行动。虽然我看到每次自己也或多或少有了些进步，但要真正“赶上和超过他们”（这是我每次的“学习计划书”中都

有的词)谈何容易。他们离我实在太远、太高。因此,在我的心目中,出国留学梦仅仅是属于那些“天才”、“神童”和“才女”们做的梦:他们一定有许多许多的令人啧啧称奇的了不起的成绩纪录,他们一定或者是哪家名校(省重点、市重点中学)的尖子、或者是哪位名师(特级教师)的高足;再不就是国际国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的奥赛金牌银奖得主、某地区甚至某市某省的文科状元理科第一;他们一定有一整套非常非常科学、高效的学习方法,有可以通宵达旦不睡觉的刻苦学习精神;再不然,他们或者是托福成绩高得、或者是某门功课好得让外国某学校、某校长、某教授目瞪口呆、跌破眼镜……要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话,他们一定是爸爸妈妈很有背景,要不然就是他们的叔叔、伯伯、婶婶、姑妈在国外已经很混出了个人样子来着。

我不是什么“阳光女孩”,我只是一个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平凡女孩子,志向也不高。优点看不大见,缺点倒是很多:轻轻一抓,就能装上一大箩。不过,虽然在学习上我不很高明,但是我对于知识还是很渴求的,我知道人类世界是靠知识而存在和发展的。

我的高中是在一所普普通通的中学里读的。在班上,我的成绩是中中平平的,读书读得辛辛苦苦、作业也是完成得很吃力;在记忆中,因为功课做得不好,让老师“批”得面红耳赤也恐怕不止一次两次。我的家庭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家庭,爸爸妈妈虽说都是大学毕业的科研人员,但也都是属于工薪阶层。家里的经济虽然称得上是吃穿不愁的“小康”了,但要拿出一大笔钱让我到外国去留学,恐怕就是砸锅卖铁也勉为其难。亲戚中也找不出什么很“铁”的、在国外定

居并成功的、可以在经济上依靠的关系。至于要我拿出点什么能像“哈佛女孩”那样让老外刮目相看的本事来，恐怕得等下辈子，看能不能修炼成功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在留学了，但我以前一直觉得我的出国和留学与别人是不一样的，是一件偶然“撞”到的事件，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直到这次出版社的任伯伯跟我摆谈，以及后来我回国休假时他和我面谈以后，我才慢慢悟出这里面似乎真的还有一点点“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有我自己个性的体现，有社会对我的激励，更有亲友、老师特别是爸爸妈妈无私无悔的帮助和支持。

我猜想所有读我这本书的人，不管是弟弟妹妹还是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把“出国”和“留学”当做一个词来看待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出国”和“留学”原本是两个各管各的词。我在决定“出国”的时候，是去“外派劳务”，也就是打工去的。出去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竟然会是我留学的序曲。

当时我下决心要出国，完全是为了逃避高考的现实。一升到高三，我和所有的同学一样，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现在想起来仍然令人后怕的、非常严峻的事实，这就是：我能不能考上大学继续升学读书？它像一块千斤巨石般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或者说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非常想升学想读书的，都向往着到高等学府里去学习先进的文化和科技知识。我们深深地知道在这个日趋现代化的社会里，知识无处不在，无时不用，没有知识是寸步难行的。而我们的知识太少，我们仅仅用高中学到的这一点点知识是无法报效祖国和社会的。现在马上把我们抛向社会，



不要说对社会做贡献我们无能为力，连自食其力都很困难。我们必须继续学习。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更加清楚：自己的孩子接受怎样的教育，很大程度就决定了他们将拥有怎样的未来。但是，当“升学难”的现实残酷得像冰山一样，把我们的心冻硬，使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冰冰凉，透心凉”的。当然，那是上世纪发生的事了（我喜欢把2001年以前说成是上个世纪）。欣喜的是，新世纪虽然刚刚开始，但是这几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那时候，要是现在有这样的想方设法“高校扩招”、“远程教育”，能满足我们求学愿望的种种措施的话，我的留学故事就不会有了。那时候，高中毕业生中只有不到七分之一的人能进入正规的学校接受高等教育。轮到这种非重点的普通中学校，能进大学的比例就更只能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了。听老师说，每年教委给我们学校下的上线指标也就是两三个。就是说，我们高三年级三个班将近二百名的应届毕业生，能进大学的只能是“百里挑一”，也就是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八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要被大学拒之门外。哪怕你再努力、再渴求也无济于事。

现在想来，我毅然决然放弃高考，出国打工的行为算是一种反抗。好在我走出这一步，得到了爸爸妈妈的强有力的支持。我很感谢他们。他们是明智的、是有远见的。他们当时就算准：我一定还会倒回来再读书的。

到国外去打工、去挣学费、见见世面，然后再去读书；或者“勤工俭学”，一边留学一边打工，这在世界各国都应该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国掀起“留学潮”时，这是一种非常普通的做法。那时，几乎百

